

大手笔

本期栏题题写
屈广法(安徽亳州 55岁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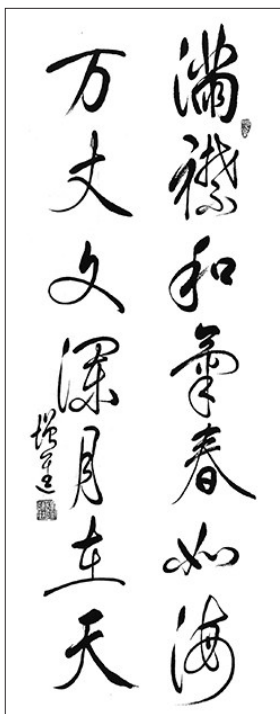
周春明 60岁
陕西商洛
篆刻·春暖花开



李树祥 69岁
内蒙古兴安盟
篆刻·春回大地



山东日照 秦裕煊 81岁
书法·李白诗《游洞庭湖五首·其二》



山东淄博 边增进 65岁
书法·满襟和气春如海 万丈文澜月在天

翰墨留雅韵,丹青自风流

欢迎各位书画爱好者扫描二维码加入快乐老人报书画院微信群,一同交流。未来我们还将提供书画展览、宣传推荐、艺术座谈等专属服务和活动,期待您的到来。



散文小栈

春韭飘香

江苏南通 陆漪 51岁

“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”。天气渐暖,在泥土里藏了一冬的韭芽,顶着露珠悄悄地破土而出。狭长的嫩叶精神抖擞地舒展开来,伴着阳光的洗礼,郁郁葱葱地生长着,远远望去颇似茁壮成长的麦苗。

韭菜的适应性很强,不择土壤,不选地形。田边地角只要有巴掌大的一块地,就能看到蓬勃生长的韭菜。不管割下的根茎是长是短,总会越割越旺,越长越粗。只要合理安排割韭菜的顺序,家中就不会“缺菜”了。

“正月葱,二月韭”。春韭生长在田野里是美丽的风景,端到餐桌上则是可口的美食。韭菜在厨房中属于百搭菜,相容性强,无论是肉菜、素菜,它都能和搭档默契配合。不管是凉拌、热炒,还是做成馅,它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,

成为美味佳肴。小时候,母亲用她的一双巧手,做出了许多韭菜美食,如韭菜炒鸡蛋,金灿灿的鸡蛋与新鲜的韭菜翠绿相间,那股鲜香味儿随之弥漫开来。

不但寻常百姓十分喜欢春韭,文人墨客也对它青睐有加。诗人杜甫为了招待久别重逢的故友,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家常饭菜体现出老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《四时苦乐歌》中写道:“春韭满园随意剪,腊醅半瓮邀人酌。”他最贪恋的,莫过于剪取满园春韭做成的佳肴。

春韭,是大自然的馈赠。春韭的鲜,是时令的安排。它把在严寒洗礼中蓄积的能量全部奉献给了明媚的春天,成了我们盘中的清素美味。真是最喜春来韭菜香啊!

诗风雅韵

春游抱阳山

河北保定 刘涛 53岁

春日抒怀

福建福州 吴贤珍 66岁

侧耳幽林醉雀鸣,徐行闭目嗅灵风。老去人生且勿忧,痴迷学海笔仍遒。
钟敲古寺禅音远,霞映春山野色清。心闲漫以书为友,趣雅凭将韵与俦。
走进碑文寻历史,悦随崖柏写痴情。煮酒煎茶歌澹月,裁诗炼句泛吟舟。
登天梯上思伸手,扯把白云入韵声。休嗟岁暮风骚减,欲摘星辰更上楼。

人间词话

浣溪沙·彩绘农家院

湖南新化 王旭升 65岁

夕照和风翠柳斜,红墙秸秆 雾绕柴门闻鸟雀,云观田垄
巧编花。青苗横竖仰观霞。 种桑麻。图纹溢彩绘农家。

世间百态

临终救治

北京 王奕君 56岁

父亲 83 岁时,被查出了肺癌。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,他试探地说:“我不住院了,在家里安安静静待到最后,行不行?”我想都没想,就把他的话挡了回去。我跟他说不惜一切代价,也要让他活着!

接下来的时间,我奔波于各大医院的肿瘤科,专家们的说法几乎是一致的,目前唯一能够尝试的办法,就只有靶向药了。于是,我为他联系了基因检测。大夫拿着报告沉吟片刻,然后告诉我,他不适合靶向治疗,如果我坚持,后果很可能就是“人财两空”。可是,我还有别的选择吗?我紧紧抓住了这细若游丝的一点点希望,还是买了药。我没有告诉父亲实情,也没跟他商量。我骗他说这药很管用。

半个月过去了,父亲的症状没有好转,却恶化得很快,副作用也到来了。先是出现幻觉。父亲说:“我看见眼前飘过来一个白馒头,我伸手一抓,什么也没有。”我

还以为他是饿的,毕竟插了鼻饲管以后,他只能“吃”流食。继而,幻觉越来越厉害,大夫给我打电话,建议给他买一双束缚手套,以便在他不清醒时约束他的手。

父亲的症状时好时坏,直到有一天,大夫跟我说:“这药别吃了,病人太受罪了。”在父亲停止吃药、病情相对稳定的那段时间里,我背着医生和护士,偷偷给他带去茅台酒、熟肉、水果,还有剥好的螃蟹,他虽然只能吃一点点,却像任性的孩子一样,天天喊饿,天天念叨着要吃“大餐”……

父亲还是走了。所有的纠结、犹豫、盼望、忙碌和奔走,一下子都没有了。我把父亲在这最后四个月的所有细节,想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忽然想起了他说的那句话,他不想去医院,想待在家里,安安静走到最后。可是,我骗着他,哄着他,于无形中,为他延长了四个月的痛苦煎熬,这是他想要的吗……这件事,成了我的心结,一直解不开。

屋檐之下

葡萄架

甘肃武威 蔡永平 50岁

爷爷和奶奶居住在乡下老屋。院落整齐干净,爷爷在院中种植了葡萄,搭起了葡萄架。爷爷捋着胡须哈哈笑。

我去老屋,看到高大肥胖的爷爷在葡萄架下,耷拉着头,缩着臂膀,佝偻着腰,气喘吁吁地劳作。我皱眉说:“爷爷,葡萄架太矮了,这二十多年了把您委屈着,我帮您把葡萄架搭高吧。”爷爷眯缝眼,呵呵笑说:“娃,这高度刚刚好呢。”

这时,奶奶走进了葡萄架下,瘦小的奶奶伸开双臂,拿剪刀剪下一串沉甸甸的大葡萄:“你们尝鲜了,这葡萄甜得很呢。”看着奶奶,我一下明白了爷爷的话,葡萄架的高度真是刚刚好呢。

孙的事,说过去的顽皮事。奶奶酡红了脸,噘嘴翻白眼瞪爷爷,爷爷捋着胡须哈哈笑。

我去老屋,看到高大肥胖的爷爷在葡萄架下,耷拉着头,缩着臂膀,佝偻着腰,气喘吁吁地劳作。我皱眉说:“爷爷,葡萄架太矮了,这二十多年了把您委屈着,我帮您把葡萄架搭高吧。”爷爷眯缝眼,呵呵笑说:“娃,这高度刚刚好呢。”

这时,奶奶走进了葡萄架下,瘦小的奶奶伸开双臂,拿剪刀剪下一串沉甸甸的大葡萄:“你们尝鲜了,这葡萄甜得很呢。”看着奶奶,我一下明白了爷爷的话,葡萄架的高度真是刚刚好呢。